

編輯

文：小王子
排：OI

正式上庄前的五個月有一場諮詢會，會上有人問到，若然編委會庄員要到抗爭現場作採訪記錄，應如何分別其參與者與記者的身份。問題指定預計自己會到抗爭現場採訪的人回答，當時的總編輯也有盡力回應，坐在旁邊的我記憶已渙散，不知道他嚙語出甚麼漂亮虛言以應付場合，畢竟很多情境都難以預計，現在的打算不能代表未來的行動，當時還稚嫩的我們也沒有細想。我也沒想到在上庄後的第九個月能親身經歷這條問題的情境，那天是反人大釋法大遊行。

遊行開始

活動在下午三點開始，人群聚集於灣仔修頓球場，各大專院校學生會、政黨、社會團體均有到場，有拿大聲公指揮人們的，有高呼收集聯署的，也有一些只是經過球場、駐足看熱鬧的，人們多得像嘉年華，一個沉重的黑色嘉年華。此次遊行在事前已經申請，我本也認為這是和平合法的遊行示威，三四個小時後，人群散去，人大釋法的結果依照沒變。如同演員散場後，劇目對白通通停留在劇場一刻。但偏偏記者卻有種特權，穿梭於抗爭現場之間，極力捕捉社會的各種面向。

即時新聞

抗爭現場很多時候都未必有事情發生，記者都是處於候命狀態，留意著身邊事物，暗忖著會否有事件即將發生。此時的心態上可能會與其他抗爭者類近，但是一旦有事件發生，記者都會紛紛衝向最前線，希望把衝突最真實的一面呈現出來。這些可能具新聞價值的事件，可以是一個抗爭者的行為表現，一個呼籲，一個警告牌，一個警察的行為，全賴記者當時能否當機立斷，判斷值得紀錄的時刻。記者甚至需要一邊跑，一邊拿起相機，按下快門，記錄珍貴畫面。同時亦須冷靜下來，兼顧即時描述事件的要務。

在抗爭現場，也會深深感受到空間與空間之間的遙遠，沒有通訊群組的話，後方的抗爭者不知道前方的警察多次發出警告，不知道前方已開展胡椒噴霧攻勢。沒有新聞媒體的話，其他不在場卻又關心事件的市民也不能接觸到現場資訊，其他在現場卻在不同空間的人也得不到其他資訊。更多資訊的渠道可使市民更了解抗爭現場實況。

手札



抗爭者與記者

雖然科技發達，一人一手機都可以飾演記者，但有些事還是得注意。筆者留意到不少在場人士利用Facebook直播抗爭場面，但有關行為是否能保障抗爭者，也成為抗爭者的包袱。在抗爭的同時，仍然戒備著身邊拿起相機的人是不是「鬼」。因為筆者在場也看到幾幕，當場的人神經兮兮，對著身邊的相機鏡頭特別敏感，可以稱得上是神經高度緊張的狀態。記者也要小心翼翼看待這些場面，衝突將隨時發生。

筆者於場上穿梭時，也見到一幕幕具有力量的畫面。一架警車從抗爭者較少的路口中駛向抗爭現場，但當時人數稀少，亦無人阻擋警車。少女獨個於路中心跪下作半蹲狀，凝望遠方警察的動態，神色緊張堅定。即使再有警車駛入，也可拖延一點時間，等待其他抗爭者的支援。此時防暴警察也準備好長盾於遠方部署，未知他們的計劃。抗爭者們也凝色注視，一方面要拖延時間，與其他抗爭者通訊要求支援，另一方面因手無寸鐵，一看形勢不對便要拼命逃跑。在漫長的對峙氣氛中，抗爭者都打醒十二分精神，準備隨時作出反應。

果不其然，防暴警察持盾在馬路列成一橫，衝向抗爭者。面對防暴警察的突擊，抗爭者無力反抗，逃跑便成唯一選擇。對峙，逃跑，偶爾的衝突和反抗，是港人面對中共人大粗暴釋法的垂死掙扎。記者在這一場場社會運動中，紀錄著這病人的蒼白媚態，好像冀望有愛她的誰會不忍心，向她伸出援手，拯救她一把。

編輯緣起

書到此時，筆者突然想起當初上庄的緣由。那時是圍堵校董會商議大會，一眾校友把學生會二樓空地填滿，積極表達自己感受和意見，組織後續活動。同一時間，很多學生在宿舍享受多姿多彩的大學生活，這是象牙塔中的另一個平行時空，文字傳播是不是能打破空間時間的束縛，讓一件件距離學生很遠，卻又與他們息息相關的事件，抽絲剝繭後帶給眾看倌面前呢？當你了解更多，又按捺得住於內心鳴響的正義之聲嗎？

感激庄期中能有寶貴機會，以學生記者的身份參與紀錄抗爭現場。

¹當時的總編輯已被罷免。

